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報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影視

解讀金庸說部的新文本

□孫立川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新武俠文學在香港興起，十年成長，十年生聚，至今已歷半個多世紀，金庸小說不僅在當年再登場就驚豔港澳，更走向世界，凡有華人處，必有金庸小說在流傳，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五十多年來，據不完全统计，金庸的小說已銷印五億多冊，這還不包括盜印本。

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此受到讀者的追捧，這不啻是一個大成就。自金庸於1972年封筆以後，他的文學生涯並未就此戛然而止，反而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着，且迸發出新的光彩，影視作品的改編可視為後金庸時代的新的傳奇。理論上來說，文學、藝術與高科技本都屬於知識的範疇，三者都是人類進化的智慧結晶。只是前二者的歷史悠久，而後者則推動了人類社會日新月異的變遷。一千年前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科技強國，這種輝煌甚至還在歷經外國軍事強力侵略之後，依然憑藉中國文化的底蘊繼續着她的發展，譬如明代的航海。從明清直至近代，閉關鎖國使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們自覺或不覺地排拒西方的進步科技，因而使這一泱泱大國淪為一沒落的東亞弱國。這是題外話，不必贅論之。

當現代民主思潮進入到世界各地之後，人權、平等、自由的觀念前所未有地為平民所渴望及擁有，文學、藝術不再是貴族獨享的權利，高科技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飛躍，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前人匪夷所思的物質豐裕，並縮短了地理的距離，改變了人際關係，使之向地球村的大社會進化。其實，就以文學而論，以「文以載道」為使命的文學作品及以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兩造，自古以來都已存於文學傳統之中，此即所謂雅俗之分，二者之中的優秀作品一樣都被載入文學史中。毋庸多言，自命高雅的文學在思想比較專制的時代往往瞧不起大眾文學，但這並不能扼殺大眾其生命力及其生存空間。實際上，就算衛道者們所奉為經典的《詩經》中，也有風、雅、頌三大部分，風的詩篇更多的屬於民間，表達了一般百姓對於愛情的渴望，對於暴政與政治腐敗的痛恨。又如唐代的詩人白居易，每創作新詩時以婦孺老幼口誦之，而宋代詞人柳永精通音樂，文學天份極高，其詞廣受歡迎，在當時有所謂：「有井水處，必有人詠柳三變詞」的地步。雖然皇帝老爺子不喜歡他。二者都是市井百姓擁戴的作家，以現代話語而言，屬於流行作家也。而作為大眾文學主流的小說、戲劇也在歷史上長期遭受正統文學的排斥，無論作者怎樣地為三綱五常去編造內容，歌功頌德，仍被指為屬不正經之列。一批批傑出的演員也被貶入「戲子」之流，地位低賤。現代社會所賦予「戲劇藝術家」稱號的演員，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他（她）們曾是當年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

然而，歷史的發展不為道學家及統治者的個人意願所羈縛，隨着人民地位的提高，審美的標準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二十世紀後半以來，高科技浪潮成為當代文學、藝術形式的雅俗分流的的重要推手。它與經濟的合流使之選擇了以公眾趣味為方向軸的趨向。這二者的有機結合也就水到渠成地成為文化創造性產業的新趨勢。高雅文化漸成陽春白雪，君不見，就連英倫三島的貴族沙龍的人物也將欣賞流行歌曲奉為一種時尚。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當電影這一新的藝術形式傳入中國不久，即已與武俠故事結緣，八年之內，已有近三十部武俠電影問世。而上海明星電影製作公司將武俠小說改編為電影，拍攝了《火燒紅蓮寺》的電影，大受歡迎，以致三年間竟續拍了十八集之多。論者認為，此乃是引領中國武俠電影的，第一次商業浪潮。而全球第一部卡通電影《白雪公主》於1937年由美國迪士尼公司推出後即風靡世界。中國的卡通電影家萬嘉綜、萬嘉淇、萬嘉結和萬嘉坤四兄弟就緊隨其後，於1941年製作長達80分鐘的動畫片《鐵扇公主》，此即改編自《西遊記》的中國第一部卡通片。二十多年之後，萬籟鳴又拍攝了新中国成立後最有藝術水平的《大鬧天宮》，亦是取自《西遊記》孫悟空的故事。

由這幾個事例，我們可以發現，武俠、神魔等浪漫主義小說與現代文化先進技術的結合有長於一般現實主義文學的天然優勢。

香港：金庸小說影視化的發源地

香港電影是現代世界電影業界中的一枝奇葩，亦是中國流行文化的一個重鎮。從製作戲劇片轉向以香港小市民所喜愛的愛情片、歷史大片及武打片為主，創造出格鬥特技、無厘頭風格的電影作品群。其中尤以李小龙為主角的功夫片獨步於世界銀幕，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金庸在寫作武俠小說的前後就已從事電影劇本創作活動，他是一位成功的劇作家，曾創作十餘部電影劇本。第一部作品乃是《王老虎搶親》。另一部《絕世佳人》劇本則曾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金獎章。這段創作生涯對他的武俠文學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讀者可以看到其作品中糅合了電影的懸疑、緊湊之手法，這也是金庸小說為什麼比其他武俠小說家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又因在報紙連載的緣故，他善於把握情節的節奏，故能引人入勝，吸引千萬讀者每日追看其作品，這也就為今日的電視連續劇的製作以「且看回分解」來規畫及分列的格式。

明月灣深燈影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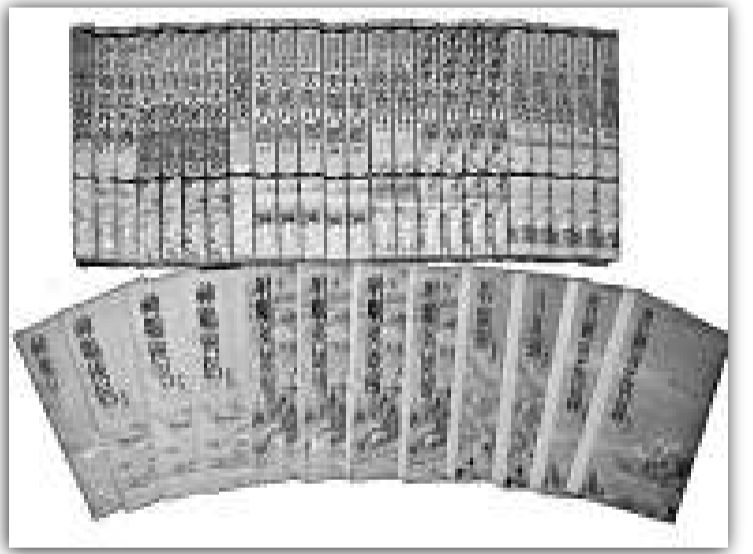
□黃坤堯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至六十年代初為止，那時的香港電影公司基本上製作的都是粵語片，幾乎所有的金庸小說均被改編為粵語電影。第一部被搬上銀幕的是《書劍恩仇錄》，由張瑛、羅麗蓮主演。1958—1959年粵語片為主的峨嵋電影公司拍了兩集《射鵰英雄傳》。自此之後，楚原、胡金銓、張徹、徐克、袁和平、程小東、王晶、華山均導演過金庸的電影，由電影演員自籌或合作拍過的還有周星馳、劉德華、李連杰等。邵氏電影公司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始拍《書劍恩仇錄》及《笑傲江湖》（孫仲導演）、《天龍八部》起，製作了多部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捧紅了許多電影明星，像恬妞、傅聲、許冠傑、葉童、林青霞等。隨着港產金庸電影的流傳到全球各地的華人社會中去，金庸已成為海外華人最喜愛的小說家。

從七十年代起，由於電視普及到千家萬戶，電視劇集也開始風行。1976年，首部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集《神鵰俠侶》由香港佳視拍製，米雪及白彪擔綱演出。此後三十多年來，金庸的小說分別被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內地電視台拍成多種版本的電視劇，據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一55版以上的金庸小說劇集在各地電視台播放。香港無線電視台為邵逸夫所有（邵氏電影同一主人），自1976年開始第一部金庸作品《書劍恩仇錄》之後，二十多年間，無線已將十一部金庸小說改編為二十部長篇電視劇集。有的劇集則是十年改拍一次，如《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乃是普天之下拍製最多金庸小說電視劇集的公司。台灣應是於1985年開拍最早的金庸電視劇。同年有《鹿鼎記》、《射鵰英雄傳》及《越女劍》。1991年台灣電視劇首次到內地拍攝《雪山飛狐》，開了大陸拍片的先河。《射鵰》也是被各台改編得最多的電視劇，有「十年一射鵰」之說。新加坡電視台則自九十年代末也加入這個戰圈。而另一家香港地方電視台亞洲電視則於1986年拍過一部唯一的金庸電視劇《越女劍》，由李賽鳳、岳華主演。出演這些電視劇集的演員有鄭少秋、米雪、朱茵、翁美玲、黃日華、任賢齊、吳倩蓮、孟飛、何家勁、梁朝偉、周潤發、陳小春、張衛健等，幾乎將港台名演員一網打盡。

三十年前，乘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機，梁羽生、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也相繼在內地登場，立刻引起一股新武俠小說熱潮。金庸小說由三聯書店出版全集。這一期間，港台拍攝的金庸電視劇陸續在各地電視台播放，引起哄動。1994年，內地拍攝的第一部金庸小說電視劇《書劍恩仇錄》登台。最引人矚目的是2000年後由黃健中、張紀中相繼開拍的金庸電視連續劇《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笑傲江湖》、《碧血劍》、《倚天屠龍記》、《鹿鼎記》。每一部電視劇播映之後，都創造了很高的收視率。周迅、胡歌、李亞鵬、劉亦菲等紛紛墨亮相。

隨着電視DVD製品技術的突破，低成本的製作使得DVD等衍生品充斥市場，也流通海外，不僅為海外三千多萬華人所鍾愛，也漸為東亞的外國觀眾所喜愛，除了傳統的東南亞各國市場之外，以日本為例，自2005年起，NECO頻道播映內地版《射鵰英雄傳》，好評如潮，《天龍八部》也接踵而至，成為該台受追捧的另一部外國電視劇集。而Maxam、M3 Entertainment等則分別購買了香港版的《笑傲江湖》、《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書劍恩仇錄》等DVD在日本出租、販賣的代理權。相對於韓國電視劇所掀起的「韓流」，日本業界希望能以金庸的電視劇為主打，也在日本掀起「華流」的新浪潮。（上）



各有各的不幸

□黃昱寧

如同一幕古典悲劇的結局：在一個沒有金屬、沒有優質石材、沒有進口資源、沒有高大的樹木可以做成獨木舟（那當然是蓋伐森林導致的直接後果）的石灰岩礁島上，島民與外界隔絕，失去賴以生存的條件，終於被覆滅遭殃。比悲劇更悲劇的是，滅絕的過程是漸進式的，它並不像是在災片裡的某個3D動畫鏡頭那樣乾脆利落、一了百了，文字在此顯示了比影像更綿韌的表現力：

「最後島民們為活命想出的種種對策使我既感佩服，又倍覺心酸。他們用巨蛤蜊殼充當石頭來做手斧，用鳥骨做打洞的錘子，用石灰岩、珊瑚或巨蛤蜊殼做灶石，魚鉤則改用某種貝殼來做。漢德森島上的幾十個島民在與芒阿雷瓦島和皮特凱恩島的聯繫斷絕以後還是靠上述生存手段又活了幾代，也許有一個世紀以上……最後的漢德森島民是否一代又一代終日在海灘流連，希望能看到獨木舟再次駛來，一直等到對獨木舟的記憶也淡忘了？」作者直接拿來類比的洛杉磯附近的聖尼克島，島上的印第安人幾乎全部死去，最後只剩下兩個女人獨自生活了十八年……不用調動多少形象思維吧，姑且半鹹不淡地想一想，那是怎樣的十八年？看看作者欲言又止的敘述，我們顯然能體察到，這一段歲月不會是魯濱孫式的樂觀向上、人定勝天。

漢德森島的遭際實在是切合環保主義宗旨的縮微樣本。這個近乎於簡單的串並聯閉合電路的小環境，與附近島嶼「一榮俱榮，一損俱

將這些「不幸」因素分類歸納：生態破壞，氣候變異，強鄰在側，友邦失援，以及作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社會如何回應生態環境問題。這框架委實氣魄逼人，如果說，《槍炮、病菌與鋼鐵》立論的隱含假設是「種族主義的生物學解釋」，那麼，《崩潰》針對的似乎是有對環境問題心存疑慮的保守派。戴蒙德的中心思想雖然表達得婉轉，但字裡行間卻蘊涵着壓倒性的份量：

以史為鑒。當「史」在作者精心選擇的樣本中娓娓道來時，它確乎是一枚規格合宜、光彩照人的「鑒」，其反射折射漫射而成的鏡像具備意料之中的說服力和意料之外的熠熠爍爍。這些樣本包括：蒙大拿，復活節島，阿納薩茲人，瑪雅文明，格陵蘭維京社會，等等。這正是《崩潰》裡篇幅最大也最有光彩的部分，它使得作者有充分的自信，甚至毫不諱言自己所採用的「比較研究法」存在天生缺陷，可能會被專業研究單個社會的歷史學家嗤之以鼻。

事實上，在面對形態更複雜、頭緒更紛繁且處在進行時態中的社會，戴蒙德的分析即便沒有被嗤之以鼻的危險，也多少露出了一些力不能逮的窘迫。至少，我打開本書譯本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到「中國：搖搖不定的巨人」那一章，結果卻只收穫了十來頁語焉不詳的泛泛之詞（「雖然危機四伏，但還有重大轉機，如果……那麼未來必定光輝燦爛……」）。企圖包羅萬象的野心，使得戴蒙德難以抗拒將中國納入其體系的巨大誘惑——惟其如此，《崩潰》才能達成「各有各的不幸」拼接完整的任務。不過，這一塊拼圖的容量，理應比一百萬個「漢德森島盆景」更廣闊無雜更剪不斷理還亂——對於這一點，我們，比戴蒙德更有切膚之痛。（《崩潰》，（美）賈雷德·戴蒙德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4月版）



□黃坤堯

孫悟空在前頭探路，其他三人緩緩跟着前行，連成一幅動畫，像是看皮影戲似的，所以這一帶也就叫燈影映了。其中以沙僧石的造形最為奇特，孤懸山上，頭重腳尖，欲墜不墜，久閱滄桑，構成山水中的奇景。其實這一塊石頭有點像蘑菇，但更像一盞明燈，為路過的船隻指路。大家慣性解釋，似與不似之間，也就變成永恆的傳說了。燈影石的旁邊有一座遊月亭，俯瞰着整個明月灣，山色蒼茫，江波浩瀚，長江拓宽成遼闊的湖面，清風徐來，鳥飛魚躍，自然更是一片迷人的盡天福地了。山下有燈影洞，一個石灰岩的大溶洞，裡面只有引路的燈光，沒有七彩的射燈，也沒有天花亂墜的命名，說什麼龍宮、天池之類，大家靜心觀覽，隨緣體會，在潺潺的流水聲中，發揮個人的想像，感受造物者的神奇偉大。在一個洞天深處、四壁冰涼的煉石場裡，我沒有任何馳想，只是回歸簡樸與單純，盡量沈浸在一種與太古荒天同在而又恆久長存的停頓感覺。

西陵峽裡有傳說中的最後的巴人部落，現在的土家族據說就是巴人的後代。巴人亡國後，很多都流亡到楚國的郢都，也就是江陵到宜昌一帶，以歌舞表演為生，成語中的下里巴人，打入戰國後期流行曲的榜首位置，連高雅的陽春白雪都幾乎沒人聽了。後來巴人協助漢高祖打敗霸王，巴人的舞曲正式編為漢代宮廷的表演樂章，選用來接待外賓。唐代巴人曲竹枝子，著名的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等都積極參與，製作新詞，流行到長安一帶，後來更成了敦煌雲謠集中的流行曲調。現在新修的巴王宮只是仿古建築，有大殿、城樓、繡染坊、鐵匠鋪、陶坊、樂坊、飲食店，以及攻城戰車、引水竹筒等設備，全是旅遊項目，扮仿古之幽情，給遊客打發時間。

這次旅程本來是為參觀三峽大壩來的，七月十四日的早上，大家興致勃勃的坐船出發。沒想到後來卻欄在三斗坪的長江大橋外邊，穿不過去，當然也走不上去了。黃陵廟外水茫茫，江上風煙漠漠，長江大橋若隱若現的，大壩的白牆自然更看不到了。大家失望而回，轉頭看到了南岸勝景蓮沱三把刀，刀鋒插雲，煙霧紛紛，留下一點遺憾，說不定也是一些期待，展望將來。

教書之樂

（美）彼得·格·貝得勒

鄭延國 譯

友人問我：何以擇教書為業？我答曰：不願從政。友人頗感詫異，美利堅舉國上下，連孩子都知道長大後從政可以錢權雙贏，何獨我與這種觀念格格不入？

我選擇教書斷非以為此業易從，恰恰相反，在我幹過的諸如修機器、做木匠乃至賣文等行當中，數教書最為艱苦。君不見學凡教師不眠眼睛發紅，手心沁汗，神情恍惚。眼發紅是因為備課熬夜，手心沁汗是因為一頭栽進教室便擔心學生視我為蠹物，神情恍惚則是一堂課下來，總覺得不如人意處甚多，難免學生竊竊私議。

我選擇教書亦非我能解惑或滿腹經綸必欲授之予人而後快。看到學生端坐教室，規規矩矩地記下我的講授，有時竟不免驚訝。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仍樂於教書？細加揣測，大約有這樣一些理由：一是教書有寒暑假，特別是每年的暑假，我能盡興思考、研究和寫作。二是教書能使人不斷進步。儘管教材未變，但每教一次，便有新的收穫，學生更是舊貌變新顏。三是教書有很大的自主權。如教學中偶有錯誤，可以自行更正，並從中吸取教益，進而以此鞭策自己或激勵學生。四是我喜歡向學生提一些他們必須費一番周折才能回答的問題。蹩腳的問題常常能招致聰慧的答案。但我亦不吝睿智的發問。五是我喜歡引導學生走出校門進入社會。我開過一門「科技社會與自力更生」的課程。選課的十五名學生一邊讀愛默生、梭羅和林肯著作的著作，一邊記日記，最後寫學期論文。我們還辦有一家小公司，先借錢買下一幢舊房，再自己動手翻新，然後進行經營。到了期末，賣掉房屋、償還貸款、繳清稅費，每個學生還能領到一份小小的紅利。他們無不為深入社會自力更生的實踐而感到歡欣鼓舞。

可以說，教書規範了我的工作，充實了我的生活，同時也向我提出了挑戰和給予了我繼續學習的機會。此外，一些學生的出色表現亦堅定了我教書的信念。魏琦，學習刻苦，畢業論文的選題

是一位鮮為人知的十四世紀詩人。她寫的相關論文在學術刊物上相繼發表。她順利地通過答辯後，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而且還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出版資助。她寫書的題目在當我的學生時就已想好。喬智，始學工科，其對人的熱愛遠勝於對物的興趣，遂改學英語語言文學，成績斐然。程妮，曾中途輟學，同學們勸其善始善終，一道分享自己動手改造書房的成果。她於是返校繼續就讀，出色地完成了學業。她曾向我言及她對城市貧民十分關注。後來她果真成了一名民權維護律師。還有一位名為依賴的女清潔工，實踐經驗豐富。我們往往須依賴的分析方能知曉的事物，她可以憑直覺說得一清二楚。她決心唸完中學，然後報考大學。她的經歷和意志亦可視為促使我堅持從教的一份深淵。

凡此種種，都是我選擇教書的理由。教師最大的愉悅莫過於親眼目睹自己的學生茁壯成長，教師最大的幸福亦莫過於用自己的心血鑄造新的一代，讓他們獲取新的生命。

我絕不為「從政升官、有權有錢」的觀念所動。事實上，我亦有錢。我所樂意做的事均不乏報酬。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地發問。天下富有者安敢與我比試乎？此外，我亦擁有權力。我有權啓發思維，我有權激勵才智，我有權令人讀書，我有權指點人生。捨此之外的權力，於我毫無意義。

教書能得到報酬，能獲取權力，更能擁有愛心。愛學習，愛書齋，愛思考。尤有甚者，能愛自己的學生，特別是愛那些終生難忘的優等生。也許愛這個字眼尚不足以達意，惟有換上魔力一詞方更為貼切。

我以教書為業，和學生朝夕相處，命運與共，苦在其中，樂亦在其中矣，正所謂：舌耕生涯心不悔，桃李瀟瀟味最甘。

（編者按：本文作者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萊海大學英語教授，一九八三年被評為教育界有突出貢獻的年度人物）